



贾植芳先生（右）在家中与陈思和探讨问题。

行政的多重任务，教师应该怎样抉择？

陈思和认为：青年教师在成长过程中，教学、科研、行政工作都应该做，知识分子的发展应是全面的，但他不认同现在教育评估评价标准中的一些强制性的指标。

“若问我三者中什么最重要，我觉得是教学。”他说。

陈思和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。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第一年，他就担任了1982级同学的班主任，带了他们四年。在他们快毕业时，陈思和给他们上了一门新时期文学的研讨课，学生积极发言，与作家们对话，后来他把他们的发言记录整理成一本小书《夏天的审美触角》。当时他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就说：“我最好的作品不是写出来的，而是我的学生。”这句话，他在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多次提到。他始终认为，“自己的第一职业是教育，业余爱好才是写作”。

“我个人的学术努力，做得好与不好，我不太在意。但我觉得对学生怎么样，作为老师来说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，是我的岗位职责，我必须做好。行政工作，我更不需要，做不做看缘分。”陈思和向《新民周刊》记者表示。

陈思和说：一个好的老师不应该拒绝学生，不应该对教育学生感到厌烦。

正如美国著名的哲学家、教育学家、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约翰·杜威谈到“教师对于学生应负的责任”

时所说：“做教育者，如能对于学生有一致进行共同利益的观念，视学生的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，学生的进步就是自己的进步，那么，不但不以为苦恼，转觉得很快乐的了。”

在教导学生的风格上，陈思和深受导师贾植芳的影响。师生关系亲密，贾植芳有时像父亲对孩子一样，当陈思和稍有不好的情绪时，马上会制止；但对做学问相对宽容，认为学生应按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发展，从未提出具体的标准。“先生经常说，我们首先要做个好人，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。他认为，如果你人品好，做人好，学问也有可能做得好。学术成就在于个人造诣，但做人是一个普遍要求。先生在评判文学史上的人物与评判他周围的人时，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。”

陈思和延续了导师的精神，从未要求学生必须像他一样，或者必须受他的影响、从事他所研究的领域。他注重学生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和特色，更注重学生作为一个人本身的发展。

究其根本，在于贾植芳与陈思和对学术的认知，从来不是“纯学术”，也不只是如何看待专业的问题，而是寻找一种人生道路的价值观的问题。“学术是我安身立命的基本立场，是基本的生活行为。这样的立场，使我活得像一个知识分子。当时老师教我就是这样的：做资料，读文本，然后就是思考自己的价值观。”陈思和说。

他认为：“任何学术问题其实都是你自己的问题。你所有提出的问题都要解答你自己的困惑，这是你对人生的态度、对社会的态度的投射，而不是与你无关的为写论文而设计的问题。”

知识分子应该坚守岗位

1993年，陈思和在参与知识界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时提出了知识分子的“岗位意识”。